

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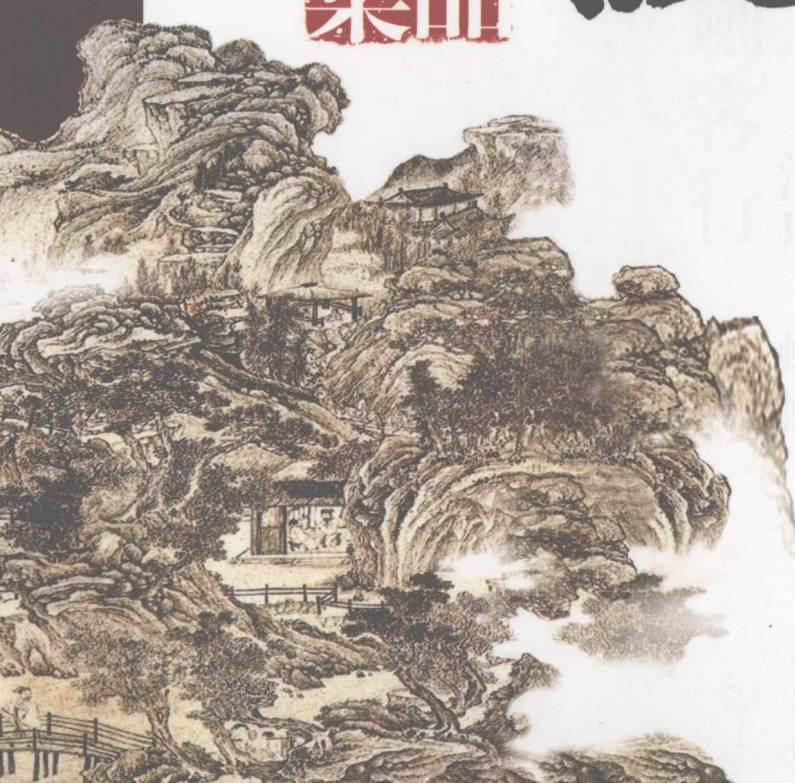
現代雙驕
白玉老虎
多情劍客無情劍
蕭十一郎
邊城浪

古龍

作品集

名劍風流

江湖人系列
白玉老虎 上





古龍

作品集

【第二十一卷】

白玉老虎（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白玉老虎 目录

第一回	黄道吉日	(1)
第二回	凶手	(34)
第三回	赌	(88)
第四回	活埋	(124)
第五回	辣椒巷	(185)
第六回	步步杀机	(257)
第七回	虎山行	(330)
第八回	虎穴	(377)
第九回	虎子	(493)
第十回	绝密	(502)
第十一回	剑气	(543)
第十二回	大逆转	(573)

第一回 黄道吉日

夺命更夫

三月二十七日，大吉。
诸事皆宜。

赵无忌倒在床上。

他快马轻骑，奔驰了三百里，一下马就冲了进来，进来就倒在这张床上。

又香又软的床。

这是香香的床，香香是个女人，又香又软的女人，每次看到赵无忌的时候，总会笑得像糖一样甜蜜。

窗外阳光灿烂，天气晴朗，风中带着花香。

赵无忌看看窗外的一角蓝天，终于缓缓吐出口气，喃喃道：“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香香今天居然没笑，只淡淡的说：“今天的确是个好日子，杀人的好日子。”

赵无忌用一只手支起了头，看看她：“你想杀人？”

香香道：“只想杀一个人。”

赵无忌道：“杀谁？”

香香道：“杀你！”

赵无忌并没有被吓一跳，反而笑了，笑得好像还很开心。

香香咬着嘴唇，道：“我本来真想杀了你的，可是我再想想，今天你居然还会想到来看我，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

赵无忌道：“你知道？”

香香道：“我当然知道，今天是赵公子大喜的日子。”

她美丽的眼眸里忽然有了泪光：“我也知道赵公子今天到这里来，只不过是想要告诉我，从今以后，他跟我已经一刀两段了，就算我以后还会看见他，也应该把他当成陌路人。”



赵无忌不能否认，也不能不觉得有点难受：“我还带了样东西给你。”

他从身上拿出串珍珠：“这是我答应给你的，我还没有忘记。”

珍珠晶莹圆润，就好像少女们纯情的泪珠一样。

香香接过来，轻轻抚摸，喃喃道：“我知道你一定会带来给我的，你一向是个很有信用的男人。”

她居然没有流泪。

可是她的手已经在发抖，她忽然跳起来，用力将这串珍珠往赵无忌的脸上砸过去，大声道：“可是谁稀罕你这串臭珠子，谁稀罕你这个小王八蛋。”

珠串并没有打到赵无忌的脸，却由窗口飞了出去。

赵无忌又笑了：“小王八蛋多少总有点好处的。”

香香跳起来，道：“有什么好处，你说！”

赵无忌道：“小王八蛋至少总比老王八蛋好，也比死王八蛋好。”

他想让香香也笑一笑。

他们之间，虽然并没有什么条件和誓约，但是分离毕竟总是难免要令人悲伤。

他一直希望他们在离别的时候还能笑一笑。

香香还是没有笑出来，刚才被她掷出窗外的那串珍珠却飞了回来。

接着，“夺”的一声响，一根三尺六寸长的箭，将这串珍珠钉在柱子上。

箭杆上，银光闪闪，箭尾的银羽还在颤动，窗外，又有根短箭飞来，钉在这杆箭上。

长箭虽强，短箭更准。

香香看呆了。

像这样的箭法，的确不是时常能看得到的。

赵无忌的笑立刻变成了苦笑，叹息着道：“我的债主们终于来了。”

香香变色道：“他们来干什么啊？”

赵无忌道：“债主当然是来讨债的，你难道看不出今天也是讨债的好日子！”

这里是个小楼，现在正是春天。

小楼外春光明媚，百花齐放，有的鲜红，有的嫩绿，有的鹅黄。

两个黑衣人站在鲜艳的花丛间，一男一女，一少一老。

少年人是条身長八尺的壮汉，老妇人的背已驼了，一双眼睛却仍闪闪发光。

两个人，两把弓，金背黑胎，一长一短。

香香站在小楼上小窗旁，忍不住问：“这两个人是谁？”

赵无忌道：“是黑婆婆，跟她的儿子。”

香香道：“黑婆婆是什么人？”

赵无忌道：“是个可以用一枝箭射中十丈外苍蝇眼睛的人。”

香香脸色变了，道：“这驼背的老太婆，有这么厉害……”

赵无忌道：“她的儿子虽没有她准，可是两膀天生的神力，只要他高兴，随时都可以把并排站着的两个人射个对穿。”他叹了口气接着道：“金弓银箭，子母双飞，这母子两个人，谁看见，谁倒霉。”

香香道：“可是，你偏偏欠了他们的债？”

赵无忌苦笑，说道：“我一向都很倒霉。”

香香道：“你欠了他们什么？”

赵无忌道：“欠了他们两个人。”

香香不懂，道：“怎么会欠他们两个人？”

赵无忌道：“有一次我半夜从明湖春喝了酒出来，看见有两个小姑娘在前面逃，他儿子在后面追，有个小姑娘已中了一箭，不停的在喊救命！”

他又叹了口气，道：“看见那么样一个大男人在追小姑娘，我当然要拔刀相助，替她们挡一阵，让她们逃走。”

香香道：“后来呢？”

赵无忌道：“后来我才知道那两个小姑娘根本不是小姑娘。”

香香更不懂，问道：“不是小姑娘是什么？”

赵无忌道：“是男人。”

香香傻了。

赵无忌道：“江湖中有帮叫“一窝蜂”的采花贼，专门喜欢扮成小姑娘。”

香香道：“那两个小姑娘，都是采花贼？”

赵无忌点头苦笑：“幸好这母子两个人总算还看得出我不是采花



贼的同伙。”

香香道：“他们当然也不会就这样放了你。”

赵无忌道：“他们给了我三个月限期，叫我把那两个采花贼抓回来。”

香香道：“现在限期已经到了？”

赵无忌道：“快到了。”

香香道：“你有没有替他们把人抓回来？”

赵无忌道：“还没有。”

香香看着他，摇头叹气，道：“这世上有种人好像总喜欢把虫子捉来往自己头发里放，你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人？”

赵无忌道：“只有一两只虫子倒也没有什么关系。”

香香道：“你头发里还有什么？”

赵无忌叹道：“好像还有五六个蝎子，七八条毒蛇。”

香香没有再问。

她已经吓得声音都哑了。

她已经看见了好几条毒蛇！

毒蛇在一个破麻袋里，从破洞里伸出了头，吐着红信。

麻袋在一个人背上。

一个奇形怪状的人，不但鼻子缺了半个，耳朵也被咬得完全不像耳朵，一双眼睛里满布血丝，就像是毒蛇的红信。

可是他身上却偏偏穿着件大红大绿、五颜六色的袍子，更让他显得说不出的诡秘可怖。

有条毒蛇已爬上了他的肩，盘住了他的脖子，伸出红信舐他的脸。

他好像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香香却已经有感觉了，香香差一点就吐了出来。

“这个人也是你的债主？”

“嗯。”

“你欠他什么？”

“欠他五条蛇！”赵无忌嘴里好像也有点苦水：“五条最毒的蛇。”

香香有点不服气了：“你救了那两个采花贼，是你的错，像这样的毒蛇，你就是再多杀他几条也是应该的，为什么要还给他？”

赵无忌道：“因为他就是毒菩萨。”

香香道：“毒菩萨？”

赵无忌道：“他虽然满身都是毒，可是他的心却像菩萨一样。”

香香道：“菩萨也养蛇？”

赵无忌道：“别人养蛇，是为了害人，他养蛇却是为了救人。”

他知道香香不懂，所以又解释：“只有用毒蛇的唾液和血炼出来的药，才能解毒蛇的毒。”

香香又道：“你欠他的那五条毒蛇呢？”

赵无忌道：“那五条蛇都是异种，他在滇边的穷山恶水之中找了三年，才总算把这五种毒物抓齐了。”

香香道：“抓齐了又有什么用？”

赵无忌道：“用这五种毒蛇的唾液，就可以合成一种药，能解百毒，但是却一定要在它们活着的时候，让它们自己吐出来的毒液才有用。”

香香道：“我听说毒蛇只有在咬别人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的毒液吐出来。”

赵无忌道：“不错。”

香香道：“为了要采这五种毒蛇的唾液，难道他就让它们去咬人？”

赵无忌道：“他只有这法子。”

香香道：“他让它们去咬谁？”

赵无忌道：“咬他自己。”

香香又傻了。

赵无忌道：“我看见他的时候，那五条毒蛇正咬在他身上。”

香香道：“那时你怎么办？”

赵无忌苦笑道：“你说，我还能怎么办？我连想都没有想，就拔出剑把那五种毒蛇都斩断了，每一条蛇，都砍成了七八截。”

香香也不禁苦笑，道：“看来你的剑法倒真不错。”

赵无忌道：“可是我这件事却又做错了。”

花园里很静，黑婆婆和毒菩萨显然都是很沉得住气的人。

就在这时候，远处忽然传来“笃、笃”两声响，声音仿佛很遥远，又好像在耳朵边。

听见这声音，黑婆婆和毒菩萨的脸色都好像有点变了。

香香道：“这是不是打更的声音？”

赵无忌道：“是的。”



香香道：“我真的没有听错？”

赵无忌道：“你没错。”

香香道：“现在还是白天，这个人就打起更来，是不是有毛病？”

赵无忌道：“他没有毛病，他想什么时候打更，就在什么时候打更。”

香香道：“为什么？”

赵无忌道：“因为他打的更和别人不同，不是报时的。”

香香道：“他打的是什么更？”

赵无忌道：“是断魂更。”

香香道：“断魂更？”

赵无忌道：“只要他打过了三更，就有个人必定要断魂。”

他脸上也露出奇怪的表情：“夺命更夫柳三更，一打三更人断魂。”

又有更鼓响起，声音更近了。

虽然也只不过是普通的更鼓声，可是现在听在人耳里，已变得说不出诡异。

香香忍不住问道：“现在他打的是几更？”

赵无忌道：“二更一点。”

香香又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寒噤，道：“二更一过，三更岂非就快要到了？”

赵无忌道：“不错，二更一过，三更很快就要到了。”

香香道：“他也是你的债主？”

赵无忌道：“是个大债主。”

香香道：“你欠他什么？”

赵无忌道：“欠他一刀！”

香香道：“你还有几个债主？”

赵无忌道：“大债主，就只有这三个。”

香香道：“他们老早知道今天你会在这里？”

赵无忌道：“他们不知道。”

香香道：“可是他们全来了。”

赵无忌道：“是我约他们来的。”

香香几乎叫了出来：“是你约他们来的？你为什么要把这些要命的债主，都约来？”

赵无忌道：“因为欠了人的债，迟早总要还的。”

他忽然又笑了笑。“难道你看不出今天也正好是个还债的好日子?”

断魂更又响了。

“笃、笃、当。”还是二更一点。要什么时候才到三更?

除了夺命更夫外,没有人知道。

柳三更慢慢的从花丛中走了出来,青衣、白袜、麻鞋、苍白的脸。花丛中本没有这么样一个人,现在却偏偏有这么样一个人走了出来。

他手里有轻锣、小棒、竹更和一根白色的短杖。

——难道这就是夺命更夫追魂夺命的武器?

终年不见阳光的人,脸色本就是苍白的,这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也是白色的,一种奇秘的惨白色,看不见眼珠,也看不见瞳仁。

——难道这个总是令人断魂的夺命更夫,竟是个瞎子!

花丛外是条小径。

弯弯曲曲的小径,铺着晶莹如玉的鹅卵石。

黑婆婆和她的儿子就站在小径旁的一丛芍药里。

瞎子当然看不见他们。

可是柳三更走过他们身旁时,却忽然停下脚步,回过了头,道:“黑婆婆,别来无恙?”

黑婆婆冷冷的看着他,过了很久,才淡淡的回答:“托柳先生的福,我们孤儿寡母,总算还没有被人活活气死。”

柳三更仰面向天,仿佛在沉思,也过了很久,才长长叹了口气,道:“这一别算来已有十三年了,日子过得好快。”

黑婆婆道:“每天都有三更时分,左一个三更,右一个三更,日子怎么能过得不快?”

柳三更慢慢的点了点头,苍白的脸上完全没有一丝表情。

“何况有时候一天还不止一个三更,左一个三更,右一个三更,有



的人老了,有的人死了,日子又怎么能过得不快?”

他嘴里在喃喃自语,手里用白色的短杖点着地,慢慢的向前走。走到毒菩萨面前,他又停了下来。

他没有开口,毒菩萨也没有开口,麻袋里已有两条蛇像箭一般蹿了出来,完全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瞎子看不见,既然没有声音,瞎子当然也听不见。

可是这两条蛇刚蹿过来,他手里的短杖已挥出,恰巧打在这两条蛇的七寸上。

两条蛇立刻像麻绳般凭空掉了下去,躺在地上连动都不会动了。

柳三更叹了口气,道:“我是不是又打死了你两条蛇?”

毒菩萨道:“哼!”

柳三更道:“你是不是想要我赔?”

毒菩萨道:“你赔得出?”

柳三更淡淡的笑了笑,道:“那只不过是一条竹叶青、一条饭铲头而已,你要我赔,我随时都可抓个七八十条给你。”

毒菩萨吃惊的看着他,神色虽变了,声音却很冷淡:“用不着你费心,我自己也会抓。”

柳三更道:“既然你不想要我赔,我倒有句话要劝你。”

毒菩萨道:“你说。”

柳三更道:“你舍身喂蛇,以血肉换它们的毒液,虽然每次都能及时将蛇毒拔出来,可是多多少少总还有些残毒留在你的血里。”

他叹了口气,又道:“天毒尊者的拔毒取毒秘技,并不见得是绝对有效的。”

毒菩萨既没有承认,也不能否认。

柳三更道:“现在你血里的残毒,已经有一百零三种。”

毒菩萨忍不住问:“你看得出?”

柳三更道:“我是个瞎子,怎能看得出?”

他淡淡的接着道:“可是我知道,你血里的毒性只要再加五种,菩萨就要变成僵尸了。”

赵无忌已走下了楼,站在灿烂的阳光里,看着这个夺命更夫。

他心里在问自己!

这个人究竟是真的瞎子,还是假的?

他不知道。

除了柳三更自己外,没有人知道。

小径上铺着鹅卵般的圆石,短杖点在石头上,发出的声音很奇特。那绝不是竹木点在石头上的声音,也不是金铁点在石头上的声音。

这根短杖是用什么做成的?

赵无忌也猜不出。

他抬起头,看见柳三更已走到他面前。

三更前后

走到面前,赵无忌才断定柳三更绝对是个真的瞎子。因为他的眼珠是死的。

一个能看得见的人,绝不会有这样的眼珠,就算装也装不出。

柳三更忽然说道:“你在看我的眼珠子?”

赵无忌几乎被吓了一跳。这个人虽然看不见,却仿佛有双神秘而奇异的眼睛,隐藏在他身上某处神秘的地方,任何人的一举一动,都好像瞒不过他。

柳三更接着又道:“你要不要再仔细看看?”赵无忌实在很想再仔细看看。柳三更道:“好,你拿去看。”他竟用一只手指将自己的一个眼珠挖了出来,他的眼睛立刻变成了个黑洞。死灰色的眼珠子,也不知是用玻璃,还是用水晶做成的,不停的在他掌心滚动,就好像活的一样。

就算你明知道这种眼珠是假的,还是难免要被吓一跳。

柳三更道:“现在你是不是已经看清楚了?”赵无忌终于吐出了口气,说道:“是的。”

柳三更道:“你最好看清楚些,因为这就是我做错事的代价。”他惨白的脸上忽然露出悲痛之色,慢慢的接着道:“二十年前,我看错了一个人,虽然被他挖出一双眼珠子,我也毫无怨言,因为每个人做错事都要付出代价,无论谁都一样。”

赵无忌道:“我明白。”

柳三更道:“你认为你的朋友那件事是不是做错了?”

赵无忌道:“是的。”



柳三更道：“他是不是也应该付出代价？”

赵无忌道：“应该。”

柳三更道：“就算我那一刀已经砍在他的身上，他也应该毫无怨言？”

赵无忌道：“不错。”

柳三更道：“可是你却情愿替他挨一刀？”

赵无忌道：“我情愿。”

柳三更道：“为什么？”

赵无忌道：“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已经受伤，已经不能再挨那一刀了。”

柳三更道：“你知道我这一刀有多重？”

赵无忌道：“不管多重都一样。”

柳三更道：“你不后悔？”

赵无忌道：“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

柳三更慢慢的将那颗眼珠子装了回去，一双死灰色的眼珠，仿佛在凝视着他。

一双假眼珠，能看得出什么？

赵无忌道：“现在，你随时都可以动手。”

柳三更道：“好。”

他的短杖本来已被夹在腋下，他一反手，就拔出了一把刀。

这短杖里藏着刀，雪亮的刀。

赵无忌挺起了胸膛，既然已决心要挨这一刀，又何必退缩？

毒菩萨忽然道：“等一等。”

柳三更道：“等什么？”

毒菩萨道：“他还有别的债主，你至少应该等他先还清了别人的债再说。”

赵无忌道：“欠人的债，迟早总要还的，谁先谁后都一样。”

毒菩萨道：“你真的准备今天就把所有的债都还清？”

赵无忌道：“否则，我为什么找你们来。”

毒菩萨说道：“那么，你不是赵无忌。”

赵无忌道：“我不是？”

毒菩萨沉声道：“我只知道一个赵无忌。”

赵无忌道：“哪一个？”

毒菩萨道：“大风堂的赵无忌。”

江湖中几乎没有不知道大风堂的人。

大风堂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帮派，他们的组织庞大而严密，势力遍布各地。

他们所定的宗旨却只有四个字：

“扶弱锄强。”

所以他们不仅令人畏惧，也同样受人尊敬。

毒菩萨道：“大风堂的堂主虽然是云飞扬云老爷子，实际执行命令的，却是赵简、司空晓风和上官刃三个人，我知道的那个赵无忌，就是赵简的公子。”

赵无忌叹了口气，道：“想不到你居然能打听得这么清楚。”

毒菩萨道：“你若是这个赵无忌，今天就不该在这里。”

赵无忌道：“我应该在哪里？”

毒菩萨道：“在赵府大厅的喜堂里，等着别人去道贺。”

他盯着赵无忌，慢慢的接着道：“就连司空晓风和上官刃，今天都一定会赶去的，有他们在那里，天下还有谁敢去问你要债？”

赵无忌道：“我欠了别人的债，我就要还清，而且要自己还清，和大风堂并没有关系，和我父亲也没有关系。”

毒菩萨道：“你若真的就是这个赵无忌，今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

赵无忌道：“不错。”

毒菩萨道：“大喜的日子，通常都不是还债的日子。”

赵无忌道：“可是从今以后，我就是另一个人了，因为我已有了自己的家室，有了妻子，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么样自由任性。”

他眼睛里忽然发出了光：“我的妻子就是我终生的伴侣，我们一定要彼此互相尊敬，我不愿让她嫁给一个无信无义、只会赖债的男人。”

毒菩萨道：“所以你一定要在她嫁给你之前，把所有的纠纷都了却，把所有的债还清？”

赵无忌道：“是的。”

黑婆婆忽然轻轻叹了口气，道：“我想她一定是个又温柔、又美丽的女人，而且真有福气。”

赵无忌道：“我能娶到她，并不是她的福气，是我的福气。”

黑婆婆道：“所以你一定要让她嫁给一个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



人？”

赵无忌道：“一个人只要活得问心无愧，就算缺了条腿、断了只手，也没什么关系。”

黑婆婆道：“所以你虽然没有找到那两个采花贼，还是要约我来？”

赵无忌道：“不错。”

黑婆婆慢慢的走过来，淡淡道：“你准备用什么来还我的债？用你的一只手，还是一条腿？”

她的眼睛里在闪着光，甚至比柳三更手里的刀光更冷！

赵无忌并没有逃避她的目光，只问道：“你想要我什么？”

黑婆婆看了看毒菩萨，道：“你想要他还什么？”

毒菩萨沉吟着，缓缓道：“普天之下，毒蛇的种类何止千百，最毒的却只有九品。”

黑婆婆道：“这种事我当然没有你清楚，我也懒得想。”

毒菩萨道：“他欠我的那五条毒蛇，其中有三条都在这九品之中，除了我之外，世上最多只有两个人能将这三种毒蛇生擒活捉。”

黑婆婆道：“是哪两个人？”

毒菩萨道：“不管这两个人是谁，都绝不是赵无忌。”

黑婆婆道：“所以你算准了他没法子还给你？”

毒菩萨道：“所以我本来就不是来讨债的。”

黑婆婆道：“你来干什么的？”

毒菩萨道：“来报恩。”

黑婆婆道：“报恩？”

毒菩萨道：“刚才柳先生说的不错，我血中的毒，的确已到了极限。”

黑婆婆目光一凝，道：“你自己本来并不知道？”

毒菩萨叹了口气，道：“等我发觉时，已经五蛇附体，欲罢不能了。”

黑婆婆问道：“难道，是赵无忌救了你？”

毒菩萨道：“若不是他在无心之中，替我杀了那五条毒蛇，现在我只怕已成了僵尸。”

黑婆婆道：“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心，他总算救了你一命？”

毒菩萨道：“不错。”

黑婆婆道：“所以他非但没有欠你什么，你反而欠了他一条命？”

毒菩萨道：“不错。”

黑婆婆道：“毒菩萨的这条命，总不能太不值钱的，你准备怎么还给他？”

毒菩萨说道：“我可以替他偿还你的债。”

黑婆婆道：“你要替他去把那两个采花贼抓回来？”

毒菩萨道：“我甚至还可以加上点利息。”

黑婆婆道：“加上什么利息？”

毒菩萨道：“加上那一窝蜂。”

黑婆婆道：“你有把握？”

毒菩萨笑了笑，道：“我的毒并不是只能救人的，也一样能要人的命。”

黑婆婆也笑了，道：“以毒攻毒，用你的毒蛇，去对付那一窝毒蜂，倒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毒菩萨道：“你答应？”

黑婆婆道：“我为什么不答应？”

毒菩萨看看赵无忌，微笑道：“那么我们两个人的债，现在你都已还清。”

赵无忌再没有说话，连一个字都没有说。

此时此刻，你叫他说什么？

毒菩萨道：“现在我不是也不欠你的？”

赵无忌道：“你本来就不欠我。”

毒菩萨道：“那么你就得答应我一件事。”

赵无忌道：“什么事？”

毒菩萨道：“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总该请我去喝杯喜酒。”

赵无忌笑了：“喝一杯不行，要喝，至少也得喝个三五十杯。”

柳三更忽然道：“你不能喝。”

赵无忌道：“为什么？”

柳三更道：“因为你受了伤。”

赵无忌讶然道：“我受了伤？伤在哪里？”

柳三更冷冷道：“我这一刀砍在哪里，你的伤就在哪里。”

刀还在他手里，雪亮的刀锋，又薄又利。

刀光照着柳三更更惨白的脸，他的脸上完全没有任何表情。

无论谁都应该看得出他绝不是个很容易就会被感动的人。

如果你欠他一刀，就得还他一刀，你绝不能不还，他也绝不会不



要。

无论什么事都绝不能让他改变主意。

断魂更又响了。

“笃，笃，笃”，是三更。

是用刀锋敲出来的三更。

赵无忌手心已有了冷汗。

他并不是不害怕，只不过他就算怕得要命，也绝不会逃避。

柳三更冷冷的看着他，冷冷的问：“你要我这一刀砍在哪里？”

赵无忌叹了口气，道：“难道我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柳三更道：“你没有。”

刀光一闪，人就倒了下去。

这一刀正砍在颈上，砍得并不太重。

可是那又薄又利的刀锋，已割断了他左颈后的大血管，飞溅出的血，几乎溅到一丈外。

惨碧色的血。

鲜血怎么会是惨碧色的？是不是他血里已有太多毒？

赵无忌的血里没有毒。

这一刀也没有砍在他身上。

刀光闪起，他已经准备承受，可是这闪电般的一刀，却落到了毒菩萨左颈上。

毒菩萨没有闪避。

他并不是不想闪避，只不过等到他闪避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他做梦都想不到这一刀砍的是他。

黑婆婆母子也想不到，赵无忌更想不到。

他们看着毒菩萨倒下去，看着惨碧色的血从刀锋下溅出来。

他们虽然看得很清楚，但却还是不明白。

赵无忌忍不住问：“你这一刀是不是砍错了人？”

柳三更道：“我生平只错过一次。”